《永远，永远》  
　　在一次前期调查的时候，我习惯性的找到患者家属想了解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家属没说完我就知道了，这是最头疼的类型。因为就目前的科技医疗水平来说，那种情况基本算是没办法解决，只能看运气，很悲哀。  
　　  
　　跟她闲聊了一阵，我觉得老太太脑子比较清醒，精神也还好，不过有时候说话会语无伦次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听说阿姨最近气色好多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她笑了：“人都这岁数了，也不好看了，气色再不好那不成老巫婆了？哈哈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叔叔去年的病……好些没？”  
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好是好太多了，在医院那阵把我给急的。我岁数大了身体不行了，也经不起折腾，放不下。不过好在没事儿了，他恢复多了，但是经常气短，现在在屋里歇着呢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往空荡荡的那屋瞟了一眼：“没事儿，文涛（患者长子）忙，就是让我来替他看看您，顺便把东西送过来。”  
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知道你们年轻人事情多，现在压力那么大……他们几个最近回来特别勤，估计是不放心我们老两口，其实都好着呢，你们忙你们的，抽空来玩儿我们就挺高兴的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阿姨，我问您件事儿：您还记得去年这个时候您在做什么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老太太自己嘀咕着，皱着眉仔细的想。  
　　  
　　她狐疑的看着我：“去年？这个时候？应该是接你叔叔出院了……但是后面的事儿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去年什么时候出院的？”  
　　  
　　她：“5月初啊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5月初是就是家属说他们父亲去世的时候。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家属前几天的描述：“我爸去年去世的，我们都很难过，最难过的是我妈。好几次差点儿也哭过去了……这一年来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经常带着老婆孩子回去陪她，可老太太一直就没怎么缓过来，老是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……前几天我又回去了，开门的时候我觉得我妈气色特好，我还挺高兴，但是进门后我跟我们都吓坏了。我爸遗像给撤了，他用的茶杯还摆着，我妈还叫我陪我爸聊天，她做饭，我们看遍了，家里就我妈一人，我们怎么说她都跟听不见似得……吃饭的时候，桌上始终摆着一副多余的碗筷，我妈还不停的往里面夹菜，对着那个空着的座位说话。……后来我问了好多人，都说我爸的魂回来缠着我妈，我们不信，老两口感情一直很好，当年一起留的学，一起回的国，后来又一起挨批斗……虽说日常吵架拌嘴也有，但是绝对没大矛盾，都那么多年了……我怀疑我妈是接受不了现实，精神上有点儿……”。于是，后来在家属安排下，我去了患者家。  
　　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对啊，去年的现在，6月份，您想不起来在做了？”  
　　  
　　她想了一会儿后一脸恍然大悟的样子：“对了！我想起来了，去年是我们结婚40周年。那阵我们忙着说找老同事办个小聚会，结果他身体还是太虚了，没办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您打电话给老同事们取消了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哪儿顾得上啊，就照顾他了，所以我让大儿子打的。我说我想不起来了呢！这一年我就照顾他了，每天是这件事儿，当然想不起来了，我就说我记性怎么突然差了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我沉重的看着她，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家里的摆设等等都是两个人用的生活器具：杯子，脱鞋，老花镜……  
　　  
　　她宽慰的看着我：“我没事儿，这些年我身体很好，现在照顾他也算还了人情了。当年在国外留学，我水土不服，都是他伺候我，我还特感动呢，没想到他到这时候要债来了。哈哈哈。”  
　　  
　　聊了好一阵，她很自然的认为丈夫还活着，我尝试说明，但既没有好的时机，也没忍心开口。后来老太太说今年的41周年结婚纪念日，不打算请人了，自己家人过。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阿姨，最近夜里您睡的好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还行啊，最近都挺好的，一觉到天亮。平时我神经衰弱，有点儿动静就醒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叔叔呢？”  
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他还那样，打雷都不醒的主儿，睡到天亮……最近也不半夜起来看书，倒是不会吵我了……他的一些书……这些天我找不到了，忘在医院了？医院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叔叔跟您说话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说啊，慢条斯理的，一句话的功夫都够我烧开一壶水了，哈哈哈……对了，我去给他续上水啊，你等一下。”  
　　我：“嗯……我能看看吗？”  
　　她站起身：“好啊，来，他习惯在卧室的大椅子那儿。”  
　　我跟着她进去了，她所说的那把大椅子空荡荡的，椅子上放了一件外套，一本书。她对着空椅子介绍我，然后看着椅子开始说一些生活琐事，场面很诡异，于是我慢慢的退了出去。  
　　这种老式的两居室就两间房子加一个很小的门厅，我只能回另个房间。我留意到老太太刚才坐过的椅子旁放了厚厚的一叠卡片，随手拿起来翻了翻，看样子都是老两口这些年互赠的，生日，新年，春节，结婚纪念日等等。就在我准备放回去的时候，我看到最上面那张，落款日期是去年写的。卡片上的文字迹娟秀、清丽，看来是患者的。看过后，我把那张卡片私自收了起来。  
　　当老太太从屋里出来的时候，我改主意了，闲聊了几句后起身告辞。  
　　几天后我约了患者家属，尽可能把他们都找到一起，客观的说了所有情况和我的判断后，告诉他们我的想法：是否入院治疗的问题，我希望他们再考虑，我个人推荐休养为主。然后把那张卡片还给了他们。几个人传看后，都沉默了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 
　　当晚在家，我找出笔记本，又看了一遍我从卡片上抄下的那段文字。  
　　自从我习惯于沉迷在逻辑分析与理性辨析后，从未觉得情感竟然是如此的重要。  
　　我知道情感很渺小，既不辉煌，也不壮烈，只是一个小小的片段，但是却让我动容。我也知道这篇看起来很无聊，很枯燥，很平淡，没有玄妙的世界和异彩纷呈的思想。但是我依旧偏执的尝试着用我拙劣的文字以及匮乏的词藻，任性的写下这一篇，谨此来纪念那对老人真挚的情感，并以卡片上的那段文字，作为这一篇的结尾。  
　　原文：  
　　指间的戒指不再闪亮  
　　婚纱在衣柜早就尘封  
　　我们的容颜都已慢慢的苍老  
　　但那份心情，却依旧没有改变  
　　感谢你带给我的每一天  
　　正是因为你  
　　我才有勇气说  
　　“永远，永远”